

先秦名物的丰富意涵与辩证性解析

李炳海

摘要：先秦名物的解读，既要了解名物的指称对象，又要揭示名物的生成根据。在把握名物字面意义的基础上，揭示象征性表述方式所隐藏的内涵。关注先民的感官体验，尤其是与触觉感受相关的名物更要加以重视。先秦名物涉及实与虚、同与异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运用辩证思维妥善地加以处理。有的名物解读能够以实求之，有的则要由实入虚，有的还要自虚返实。对异物同名与一物多名需要进行深入辨析。先秦名物解读需要进行历时性的动态把握，既要着眼于宏观上人的感觉与历史时段的对应关系，又要注意微观上具体名物固定内涵生成所经历的时段，还要兼顾名物内涵稳定与变异的双重属性。可以运用语用学方法，构建名物凡例的系列和体系。

关键词：先秦名物；生成根据；多元义涵；辩证解析；凡例建构

中图分类号：I044；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12-0154-09

名物是表示事物存在的名词，又称专名、专用名词。名物是先秦文献基本的构成要素之一，属于知识系统而又蕴含丰富的理念，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许多值得发掘的价值。先秦是中国古代名物生成阶段，中华古典文明早期的许多属性，都蕴含在先秦名物之中。名物研究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学术，属于训诂学的分支，具有文献考古的性质。而先秦名物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华古典文明构成要素的追本溯源。在文物考古取得日新月异进展的今天，名物考古也应该相向而行，使二者相得益彰，为赓续中华文脉，深入发掘中华古典文明的现代价值提供坚实的依托，并形成科学的学术理路。

一、揭示名物的生成根据

循名责实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学术传统，体现的是求真务实精神。所谓的循名责实，就是把名实相副作为设定的目标。先秦时期名物解读的循名责实主要有两种运作方式，一种是明确标示名物的指称对象，一种是揭示名物的生成根据。

(一) 先秦时期名物解读的两条路径

标示名物的指称对象，这种做法以传世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字书《尔雅》为代表。该书除了《释诂》《释言》《释训》之外，其余十六篇均属于名物解释，各个条目都是用最简明的语言标示每个名物的指称对象。汉代《孔丛子》一书收录的《小尔雅》，其中从《广名》到《广兽》六章，沿袭的就是《尔雅》名物阐释的体例。

各种名物都有其生成根据，从这方面解读名物，在先秦时期也是专门的学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鲁国大夫申繻对于人的命名提出五条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1]¹¹⁵这五条命名原则，就是人名得以生成的依据，申繻逐项作了解释。《逸周书·谥法解》对众多谥号的生成依据逐条加以解释，属于谥号生成专篇。《礼记·祭统》写道：“鼎有铭。铭，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2]鼎铭是一种专门的文类，《祭统》所作的解说，从功用方面道出了它的生成根据。

先秦时期名物解读的上述两种运作方式各有其

价值。标示名物的指称对象,可以说是名物研究基础性的工作,是循名责实的第一步。但是,如果名物解读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就类似于看图识字,名物所用的词语不过是标签而已,无法拓展到更深的层面。揭示名物的生成根据,则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进行深层挖掘,是在明确名物指称对象的基础上,对名物所用词语的选择缘由给出答案。对于名物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二)四渎名称的生成根据

先秦名物绝大多数是人们常见的对象,它的具体所指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不言自明,无须加以辨析。然而,如果从名物生成的角度加以探索,许多常见名物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就会显露出来,其中往往可以发现宝贵的价值。

先秦文献中的河,通常专指黄河。江,通常专指长江。它们的指称对象非常明确。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这两条水道的名称,是否包含这方面的意义,这从两个名称文字构形可以找到答案。河字构形,从水、从可。可,甲骨文与柯同字,是柯的初文,指的是斧柄。斧柄乃是引力运斤之处,属于关键部件。河字构形,从水、从可,意谓属于关键水道,是华夏大地众多水系的枢纽。江字构形,从水、从工,“以字形考之,工象曲尺之形,盖即曲尺也”。“按工必系足为模范之器物,从工之式,乃有范式之义。”^[3]工指矩尺,又称曲尺,是古代匠人用以测量画图的重要工具,是用作规范的器物。江字构形,从水、从工,意谓它是众多水系的确立规范者,所发挥的是统辖作用。河、江,这两个名称的生成根据,显示出它们在华夏水系中的特殊地位,被视为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

《尔雅·释水》把江、河、淮、济称为四渎,是华夏大地的主要水道。江、河名称的生成各有依托,淮河、济水同样如此,它们的得名亦有各自的缘由。淮字构形从水、从隹,隹指短尾鸟,甲骨文是雉鸟的象形,隹就是雉的初文。《大戴礼记·夏小正》十月条目有如下记载:“玄雉入于淮为蜃。蜃者,蒲卢也。”^[4]淮河是华夏大地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也是候鸟迁徙途中的栖息地。每年夏历十月,从北向南迁徙的候鸟在淮河流域停留。古代先民秉持的是万物以形相禅的理念,认为南迁的短尾鸟夏历十月入于淮河,变形为甲壳类动物。淮字构形从水、从隹,就是生成于先民秉持的万物以形相禅的理念,并且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由淮河流域夏历十月物候所引发的联想、想象。

济字构形从水、从齐,齐有表示居中、中间之义。济水发源于河南济源王屋山,向东、东南流入渤海,是《尚书·禹贡》兗州与豫州、徐州、青州的界河。西周至春秋时期,华夏版图主要是在北纬30°到北纬40°之间,济水流经地域位于北纬35°到37°区间,确实是处在华夏版图中间部位的水道,济水之名,由此而来。《史记·封禅书》记载,古代齐地祭祀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5]。司马贞索隐引解道彪《齐记》云:“临淄南有天齐泉,五泉并出,有异于常,言如天之腹齐也。”^[5]齐,有时指人的肚脐,位于人体中间部位,故齐字有表示居中、中间之义。齐国处于济水下游,这个邦国名称很有可能是由济水而来。

通过对江、河、淮、济四条水道名称由来的辨析,可以发现它们各有自己的文化内涵,而不仅仅只是作为水道的标签、记号出现。四条水道名称是四个文化符号,其中存在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四条水道名称是常见的名物,不能因为它们常见而熟视无睹。从实际情况考察,中华早期古典文明许多有价值的因素,就蕴藏在这些常见的名物之中。表面看来,这些常见的名物似乎没有深入探究的必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与数学的1+1=2有相似之处。这是最简单的加法,然而,证明为什么1+1=2,却是高校数学专业必须加以解决的课题。

二、探究名物的象征意义

先秦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奠基阶段,先秦文献中的名物,往往采用象征性的书写方式,形成的是严峻的风格。黑格尔指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普遍的意义来看。”^[6]¹⁰所谓的象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诗经》的比、兴,楚辞的引类譬喻,都可以纳入广义的象征系列。这两部文学经典中的一系列名物,都以象征的方式加以呈现。对此,古今学者已有深入系统的研究。除了这两部文学经典之外,还有几类先秦文献所出现的名物,也往往采用象征性的书写方式,并且形成自身的特点。

(一)采用象征性方式书写的先秦文献

一是《周易》卦爻辞。《系辞下》对《周易》本经有如下论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7]²⁵⁴这里所说的“称名也小”,指卦、爻辞出现的具体事物,往往都是先民生活中常见的对象。所谓的“取类也大”“其

旨远”，其中就包括普通、常见事物所暗示的意义。至于所谓的“旨远”“辞文”“曲而中”“肆而隐”，则指象征性表现方式形成的严峻风格。《周易》本经所取的象征物多种多样，需要分门别类地加以梳理。

二是《尚书》《左传》《国语》史学文献系列。《尚书·洪范》中的有些名物具有象征意义，并且纳入五行学说的框架，是应该引起特殊关注的对象。《左传》《国语》亦是如此。《左传·成公十四年》记载君子如下评论：“《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1]⁸⁷⁰《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亦有类似记载。上边引述的君子之言，主要是从《春秋》笔法方面立论。从实际情况考察，《左传》《国语》历史叙事出现的许多名物，所采用的表述方式也有微而显、志而晦的特点，其中不乏隐喻和暗喻，从而形成婉而成章的风格。

三是礼书系列。《仪礼》《周礼》《礼记》统称三礼，其中出现的名物数量众多，主要是官职、器具、建筑物方面的名称，其次是物候方面的名称。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比较明确，而名称的象征意义则颇为隐晦，进行解读有较大难度。

四是寓言系列，主要是先秦诸子文章和《战国策》中的寓言。《庄子·寓言》篇写道：“寓言十九，藉外论之。”^[8]⁹⁴⁸这是对寓言所作的界定。所谓的寓言，就是不以直接的方式进行表述，而是采用间接的方式加以呈现；不是明确地道出，而是加以暗示。这正是象征性表现方式的基本特征。

五是以《山海经》为代表的神话系列。神话是典型的象征性艺术。《山海经》这部神话地理学典籍中出现的名物数量众多，色彩斑斓，如果不能揭示其中名物的象征意义，势必造成这部奇书文化价值的流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体例，《山海经》以单个条目为基本单元，许多条目中出现的山名、水名、动植物名称等，往往存在意义方面的关联，形成一个象征意义的链条而环环相扣。这种特殊的结构方式，在其他文献中是很罕见的，进行解读有较大的难度。

（二）破译象征意义的几种方式

象征性表现方式形成的是严峻风格，由此带来的隐晦性。黑格尔指出：“在单纯的象征里，暧昧性就更显著，因为一个具有意义的形象之所以称为象征，主要只是由于这个意义不象在比喻里那样明白表出，显而易见。”^[6]¹⁴先秦文献采用象征方式出现的名物，确实具有隐晦性，显得暧昧，它们所暗示的意义需要采用适当的方式加以破译。

一是词义辨析。通过辨析名物所用词语的含义，揭示名物的象征意义，这种做法与揭示名物的生成根据存在相通之处。《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黄帝战蚩尤神话，其中的蚩尤、女魃都是作为重要角色出现。蚩，有时用于表示形貌丑陋。尤，过分，达到极点之义。顾名思义，蚩尤就是形貌极其丑陋之义。传说中的蚩尤兽人身语，铜头铁额，或称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兼有人和动物的形貌特征，颇为怪异，不但丑陋而且显得狰狞。上述传说道出了蚩尤这个名称的暗示意义，与名称所用词语相契。再看旱神女魃。魃，文字构形从鬼、从发。女魃是天女，属于神灵，故魃的文字形从鬼。《说文解字·犬部》：“发，走犬貌。”^[9]发字构形表示狗的奔跑之象。狗奔跑的速度很快，由于是俯身奔跑，呈现的是低矮之象。传说中的女魃身高二、三尺，行走如风，与发字所表示的意义相符。蚩尤是形貌丑陋到极点之神，女魃是低矮而行走迅速的女神，这两个名称的含义没有公开加以显示，而是通过所用词语加以暗示。

二是还原语境。名物所处的语境，有时可以为揭示名物的象征意义提供内证。《周易》的《井》《鼎》两卦都以具体存在的物质实体作为卦名，对这两个卦名意义指向所做的解读分歧较多。如果从这两卦的具体内容进行考察，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井》卦的爻辞围绕如何保持井的畅通而编纂，强调对水井的维护、疏通。《井》和《困》是对卦，意义指向相反。《井》卦的宗旨是疏通、顺畅。《困》卦所设置的则是与外界隔绝或行动遇到障碍的困境。《鼎》卦的爻辞，贯穿的是鼎宜静而不宜动的理念，移动则造成鼎的损伤。鼎是稳固的象征，爻辞通过具体事象作了暗示。探讨名物的暗示意义不能脱离具体语境，这是名物解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三是关注人的感官体验。先秦名物的指称对象，许多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这些名物的象征意义，其中渗透先民感官体验的因素。人的眼、耳、鼻、舌、身，各种感官体验都与名物的象征意义存在关联，其中视觉和听觉感受是中国传统学术关注的重点，而对触觉体验则缺乏应有的重视。而西方哲学则把人的触觉体验置于重要的地位，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有如下论述：

在质料上，我们是通过触觉而达到这些事物的。因为从某种物质的实际存在来看，所有其他官能都有可能欺骗我们。唯有触觉是例外……而在这种触摸中，最基本感受就是冷与

热,干与湿,……它们对我们的身体状态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10]

这段论述继承的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的观点,强调人的触觉感受的重要性,认为在诸种感觉之中,触觉体验最切近物质实体,因此也就最具有真实性。重视人的触觉感受,这种倾向在《周易》本经中也可以见到。《履》《咸》《艮》等卦的爻辞都是以人的触觉感受为线索而编纂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以触觉体验为内容的爻辞,散见于许多卦中。重视人的触觉体验,《周易》本经与西方哲学有相通之处。

西方哲学认为在人的触觉体验上,最基本的感受是冷与热、干与湿,这种理念来自物质世界构成论,认为火、水、土、气是四种基本元素。先秦文献名物的象征意义,有时也来自触觉体验的冷与热、干与湿。《尚书·尧典》《月令》系列历书中的物候,往往涉及冷与热、干与湿,这与西方哲学亦有相通之处。

然而,先秦文献名物的象征意义,其中的触觉感受不限于冷与热、干与湿这四种因素,而是还有两种更重要的因素,即柔与刚,这是西方古典哲学很少提到的。《说卦》在论述《易》的创制时称:“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7]262}如果说人的触觉感受的冷与热、干与湿与阴阳相对应,那么,柔与刚则来自人的触觉对物质硬度的感受。《周易》本经的许多象征物,就是取自它们的硬度。“以石、蒺藜、鼎象征阳刚,以水、雨、泥、血象征阴柔。运用这类象征物,主要着眼于它们的物理属性,根据软硬划分刚柔。”^[11]掌握《周易》本经这种思维方式,有利于对其中许多名物的象征意义作出一以贯之的解读。

三、由实入虚与自虚返实的路径

先秦名物具有虚实相兼的属性,或虚或实,还有的亦虚亦实。由此而来,先秦名物的解读,有的能够以实求之,有的则要由实入虚,有的还要自虚返实。

(一)五岳之名解读的虚实调遣

《尔雅·释山》首个条目记载五岳的名称及其所处地域,并没有对山名的含义加以解释。如果从五岳名称所用词语切入进行探索,山名的含义有的可以指向实体存在,有的则要到虚拟世界去寻找。中岳嵩山,嵩字构形从山、从高,表示山体高耸之义。《诗经·大雅·崧高》开头两句如下:“崧高维岳,骏极于天。”^{[12]1219}崧指嵩山,在平原地区它的海拔确

实很高,给人以高耸云天的感觉。北岳恒山,恒有盘旋、曲折之义。北岳恒山属于太行山系,绵延千里,逶迤起伏,与山名的意义相符。南岳衡山,衡通横,衡山,即东西走向的山。尽管对衡山的具体所指存在认定差异,或称指安徽霍山,或称指湖南境内的衡山,或称指大别山,但是,这几座山基本都是东西走向,与衡字表示的横向义项相合。

嵩山、恒山、衡山这三个山名的含义均能以实求之,三个名称取自山体的形态走势。至于泰山、华山,这两个山名的含义,就无法全都以实求之,其中存在虚拟因素。

《周易》的《泰》和《否》是对卦,《泰》卦的宗旨是通达,《否》卦则是以闭塞不通为背景。泰山,顾名思义,指的是通达、顺通之山。可是,泰山体势险峻,有著名的十八盘、中天门、南天门,都是山势险峻,攀登难度很大。所以,称泰山为通达之山,指的不是山的体势,而是另有所指。《博物志》卷一记载:“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招人魂魄。”^[13]古代东部地区先民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归山,泰山神就是司命神,人的生死转换由泰山神主管。泰山这个名称是由先民的生死转换、幽冥相通观念而来,带有鲜明的原始宗教色彩。对泰山之名暗示意义的探究,属于由实入虚。

西岳华山,华字有表示绽裂、分开之义。《山海经·西次一经》第三个条目是太华之山,第四个条目是少华之山。太华之山居东,少华之山在西。依此推断,华山之名能够以实求之,是取自一座山而中间断开的形态。有关华山这种形态的由来,《水经注》卷四有如下记载:“华岳本一山,当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踏,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14]传说华山是被黄河之神劈开,一分为二。这样一来,对华山意义指向的追寻,最终又进入虚拟世界。

(二)虚拟型名物解读的自虚入实

五岳作为地理名物,其指称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先秦名物还有一种类型,它的指称对象不是客观的实际存在物,不具有现实的同一性,而是出自虚拟想象。对于这类名物的解读,需要自虚入实,揭示虚拟之物所潜藏的真实理念,以及虚拟之物得以生成的背景。

《周易·明夷》以虚拟的明夷鸟作为卦名,卦爻辞所展示的多是明夷鸟在显露过程中所遭遇的艰难、创伤。如果在解读过程中去考察明夷属于鸟类世界的哪一种,势必误入歧途,无果而终。明夷是虚

拟之鸟，这个名称暗示的是显露而必定遭创伤理念，意谓在不宜彰显的背景下，应该加以隐晦，表达的是韬光养晦的生存智慧。卦中的明夷鸟是虚拟的，所暗示的生存理念则是真实的。

虚拟型名物在《山海经》中最为多见，对于这类名物的解读，有的可以透过虚拟的表象，探讨其中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次八经》第三个条目有如下记载：“骄山……神蟲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恒游于睢、漳之渊，出入有光。”^{[15]182-183}骄山，位于漳水源头东北，在今湖北襄阳宜城附近，属于荆山系列。骄山之神是半人半兽的精灵，羊角虎爪，具有很强的杀伤力。骄山之神为什么是这种形态，这从《中次八经》结尾所作的标示可以找到答案：“骄山，冢也。”骄山是陵墓所在地，蟲围是虚拟的陵墓守护神，因此具有很强的杀伤力，使那里成为世人望而生畏的禁地。那么骄山陵园的墓主究竟是何人，《左传·昭公十三年》的记载表明，骄山所在的今湖北宜城，乃是楚灵王的葬身之地。楚灵王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把他的墓葬地称为骄山，一方面指山体高耸，同时又与楚灵王的立身行事相契。骄山守护神称蟲围，蟲字构形从单、从二虫。单，最初指一种长柄兵器。虫虫，表示兽类。蟲围，有防守之义，指杀伤力极强的兽类守护神。骄山之神是虚拟的，对这个名物生成背景的探讨，则逐步地自虚返实，找到其中的历史文化积淀。

四、异物同名与一物多名的辨析

先秦有些名物呈现的是异同交错的复杂状态，有的是异物同名，有的则是一物多名。这是在解读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现象，需要谨慎地加以处理。

(一) 异物同名的形态考量

异物同名，往往见于地理名物。宋玉有《高唐赋》，所描写的高唐山位于楚地。齐国也有高唐山，《左传》多次提及，其地在今山东禹城西。山名高唐，高和唐都有表示高度和大的义项，楚地和齐地的高唐山，都是取象于山体高大的形态，故两山同名。《西次四经》有翼望之山，在今青海湖附近。《中次十一经》首个条目也是翼望之山，位于今河南洛阳所属栾川境内，属于伏牛山脉。两座翼望之山所处地域相隔遥远，它们的同名也是取象于相同的山体形态。翼，指鸟的翅膀。望有饱满之义。翼望之山，指山体形态如同鸟的两个翅膀充分张开。上述两组地理名词，都是超越空间畛域而异山同名。

异物同名，有的还超越物的种类，对不同种类的存在物用相同的名称加以标示。姚维锐《古书疑义举例增补》援引清人严杰所辑《经义丛钞》如下论述：

考《释虫》果蠃为细腰蜂，而《释草》栝楼之果蠃，亦有为长而锐者。然则命音之同，兼寓象形，亦堪会意。六书之谊，胥可贯通。^[16]

文中还列举蒺藜、莪萝，既是植物名称，又是虫类名称，前者取其多刺之象，后者取其白色。对于异物而同名的案例，比较妥善的处理方式，是从名物指称对象的具体形态切入，揭示异名之物的相通之处。

(二) 一物多名的多维审视

与异物而同名相比，一物多名的案例在解读过程中障碍较多，有时会遇到复杂的情况，需要从多个角度切入。

先看山的一物多名。泰山，又名岱。泰山之名暗示那里是人死之后的灵魂归宿，系幽明相通之山。岱字构形从山、从代，代有轮换、替代之义。泰山又称为岱，意谓生死轮回之山，与泰山的暗示意义是一致的，属于名称相异而意义相同。嵩山，又称崧山。嵩、崧，读音相同，属于古音通假。《尔雅·释山》：“山大而高，崧。”^[17]山大而高称为崧，与嵩字的含义相同。崧，文字构形从山、从松。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松属于高大的树木，故崧字有表示山体高大之义。嵩、崧，属于音同义通。嵩山，又有少室、泰室之称，具体记载见于《中次七经》。这两个名称的生成，不是取自山体形态，而是先民由它所处空间方位而引发的联想。《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谋划营建东都洛邑，为的是“定天保，依天室”^[18]。天保，指天帝；天室，指天宫内殿。周人认为洛阳所处方位上与天宫的内殿相对，嵩山在今河南登封境内，与洛阳相邻，因此，也被认定为上与天宫内殿相对，所以，嵩山的两座主峰分别称为泰室、少室。泰室，又作太室，指主殿；少室，指副殿。这两个名称蕴含的是天人相通观念，是嵩山、崧山两个名称未曾存在的内涵，属于意义的添加。

《诗经》首篇《周南·关雎》以雎鸠的鸣叫起兴。这个名称冠以雎字，构形从且、从隹。隹指短尾鸟；且字生成于生殖崇拜，后来又指神主，即神灵的牌位，带有崇高、神圣的性质。由此而来，构形从且的字，往往有表示强劲之义。《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氏以鸟名官，“雎鸠氏，司马也”^{[1]1387}。司马之官称为雎鸠氏，取其强健勇武之义。雎鸠指鱼鹰，确实是一种猛禽。雎鸠这个名称缀以鸠字，构形

从九、从鸟。九，有聚集之义。鸟名缀以鸠字，取其群居、集体活动之义。雎鸠，又称王雎，王字取其至高无上之义。这个名称凸显、强化该种鸟的强健勇武，而表示群居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在对一种意义进行强化的同时，造成另一种意义的流失。

异物同名和一物多名，二者之间不是界限分明，一目了然，而往往是模糊难辨。《诗经·召南·螽斯》反复提到“螽斯羽”^{[12]585}，而《豳风·七月》有“五月斯螽动股”^{[12]834}的句子。通常是把螽斯、斯螽作为双音词加以处理。至于它们的指称对象是一种飞虫，抑或是两种，一直存在争论。从《诗经》行文惯例考察，斯字往往用于表示析分之义，用作动词。“螽斯羽”指蚂蚱、蝗虫之类飞虫张开翅膀。“斯螽动股”指躯体舒张的螽腿部振动。另外，《召南·草虫》还提到阜螽，即土丘上的螽。由此可见，《诗经》中出现的螽，是单音词名物，属于一物一名，不存在一物多名或异物同名的问题。有关这个名称出现的悬案，是由解读失误造成的。

五、名物涵义历时性的动态把握

先秦是中国古代名物的生成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故而先秦名物解读需要历时性的动态把握。这种历时性的审视既要着眼于宏观，又要立足于个案的处理。

(一) 感官体验历史演变的梳理

如前所述，先秦名物解读应该关注先民的感官体验，如果对先秦名物从整体上进行历时性考察，就会发现不同阶段的名物，所对应的感官体验存在微妙的差异。

历书是先秦名物的载体之一，《大戴礼记·夏小正》记载的是夏代历法，其中许多名物记载的是夏代先民的感官体验，可以说是属于古老的名物，在后来的历书中重复出现。历书系列的名物以二十四节气为依托，以物候为主要内容，这个系列名物主要与先民触觉感受的冷与热、干与湿密切相关，与古代希腊哲学关注的焦点有相通之处。

《周易》卦爻辞写定于殷、周之际，把多种事物划分为刚、柔两个系列，是《周易》本经基本的思维模式。所谓的刚与柔，着眼名物指称对象的硬度，属于人的触觉体验。

《诗经》中名物众多，《文心雕龙·物色》对《诗经》的名物书写有如下评论：

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

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嘒嘒学草虫之韵。^[19]

刘勰列举的《诗经》名物书写的典型案例，其中所涉及的名物指称对象，主要来自人的视觉和听觉感受。到了《诗经》所处时段，人的视觉和听觉成为与名物关联最为密切的感官，而触觉则退居次要地位。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王逸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20]屈原作品中的名物与人的多种感官相关联，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作为嗅觉体验的香花芳草。战国是声色大开的时代，不但人的嗅觉对象大量纳入名物系列，而且许多名物与人的味觉直接相关，楚辞的《招魂》《大招》《吕氏春秋·本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先秦时期名物与人感官体验的关联，因为历史时段的不同所关注的感官出现差异。这只是先秦名物整体演变的一个侧面，如果变换视角，继续进行历时性的宏观考察，还会发现一系列历史演进的轨迹。

立足先秦名物的个案研究，在进行历时性梳理过程中会发现以下两种趋势：一是有的名物固定内涵的形成，要经历一个历史时段，而不是与名物的初次出现同步。二是后人对名物内涵的解读，往往疏离它的原始本义。

在《周易》本经和《诗经》早期作品中，没有关于紫色的记载。先秦时期的五行学说，也没有把紫色纳入体系之中。《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如下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21]齐国居民因为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而争相仿效，以至于境内出现紫色衣料短缺的局面，齐桓公以此为患。后来他采纳管仲的建议，不再穿紫衣，并且拒绝穿紫衣的人接近自己。于是，齐国朝野再也见不到穿紫衣的人。这则记载表明，在齐桓公所处的春秋早期，紫被人们视为普通的色彩，并没有赋予它特殊的象征意义。因此，从国君到平民都可以穿紫衣，也可以改穿其他颜色的衣服。

进入春秋后期，紫色的文化内涵开始趋于固定。《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卫庄公杀浑良夫，给他罗列多条罪状，其中包括身穿紫衣而见国君。杨伯峻注：“似春秋末期紫衣已为国君之服色，他人不得用。”^{[1]1706}这种推测是可信的，春秋后期紫色确实开始成为尊贵的象征。《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如下话语：“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22]孔子所处的春秋后期是社会转型阶段，人

们的色彩崇尚、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礼记》记载周人尚赤，周代礼乐文明把红色作为尊贵的象征。春秋后期紫色开始象征尊贵，有取代赤色的趋势，故孔子称“恶紫之夺朱也”，他对此深恶痛绝。《庄子》一书初成于战国时期，《达生》篇记载的泽神委蛇，“紫衣而朱冠”“见之者殆乎霸”^{[8]654}。委蛇是尊贵之神，传说国君见到委蛇就可以称霸。委蛇“紫衣而朱冠”，紫和朱同时作为象征尊贵的色彩出现。上述记载表明，紫色作为尊贵的象征，它的这种固定的内涵形成于春秋后期到战国期间，此前它是作为普通色彩而存在，人们也以平常心看待它。

月亮作为重要名物，它的固定内涵的生成也经历了一个时段。甲骨文中的月字半月形，是月亮的象形，见不到其中的暗示意义。到了写定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本经，月亮开始作为阴柔的象征出现。《归妹》六五、《中孚》六四都有“月几望”之语，是用月亮既将盈满象征阴盛之义，月亮成为阴的象征，形成一个固定的内涵。《尚书·武成》用生魄、死魄表示月亮的圆缺，把月亮视为死而复生的永恒象征，这是生成于殷周之际的又一种月亮象征意义的固定内涵。《诗经·小雅·天保》所说的“如月之恒”，就是把月亮视为在时间上永恒存在的象征。

（二）原始内涵与衍生意义的区别

先秦时期的名物，其内涵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异性。所谓稳定性，就是名物最初形成的原始内涵得到继承。而所谓的变异性，指的是后人对名物的解释疏离它的原始内涵，而赋予其他意义。

天是古代先民直观面对的自然存在，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名物之一，它的内涵在先秦时期就出现继承与变异兼具的走势。“商代的甲骨文、金文‘天’字作人正面站立而独圆其首的形状，正是以圆形的人首象征圆形的天盖。”^[23]这种文字构形渗透的是天人一体的理念，《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提出的天圆地方命题，《周易·说卦》“乾为首”的说法，继承的是天字构形的原始内涵。至于其他《易传》对于天所作的解说，则是采用增量扩容的方式，对于天的内涵尽量加以扩充，把它说成万物之始，是刚健、崇高和尊贵的象征，这些解说已经疏离于天字的原始内涵。如果说天字构形的原始内涵是树木之根，那么，继承原始内涵的解说则是树木的主干。至于疏离原始内涵的增量扩容，则是树木旁逸斜出的枝权，属于节外生枝。《周易·说卦》把八卦与八种自然存在物相配，多种自然存在物又与多种事物相对应。就八卦所对应的八种自然物而言，关于它们

象征意义所作的解说，采用的也是增量扩容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也已经疏离它们的原始内涵。

《周易·鼎》卦的爻辞编撰，贯穿的是鼎宜静而不宜动的理念，鼎是稳固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的王孙满对楚子，《战国策·东周策》记载的颜率保全九鼎不从周王室迁出，鼎都是被视为稳固的象征。《鼎·象》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7]180}这是从鼎为重器的角度立论，强调它所象征的凝止不动之义，继承的是《鼎》卦对这种重器赋予的原始内涵。《序卦》则称：“革物者莫若鼎。”^{[7]269}《杂卦》亦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7]272}《序卦》和《杂卦》把鼎视为变革、取新的象征，与《革》卦主张变革的宗旨相通，所谓革故鼎新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序卦》和《杂卦》对于鼎的象征意义所作的认定，不仅疏离鼎的原始内涵，而且与原始内涵完全相悖，也是对《鼎》卦宗旨的颠覆。

先秦名物所呈现的上述走势向人们昭示，对于先秦名物解读的历时性考察，必须兼顾本与末，分清源与流，把名物内涵的正本清源作为基点。

六、构建名物解析凡例和体系

先秦名物犹如散金碎玉，分布在多种文献之中，名物解读通常是面对孤立的个案。如何在名物解读过程中从个别走向一般，揭示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因素，也就是构建凡例的系列和体系，是名物解读应该确立的目标。章太炎在评价高邮王氏父子治学理路时指出：“高邮王氏父子，首明辞例，往往入于破碎。”^[24]这是说王氏父子在考证辞例方面，有时过于琐碎，缺少凡例方面的建构。他又指出：“疏通古文，发为凡例，故来者之任也。”^[25]他的业师俞樾所著《古书疑义举例》，在建立古书行文凡例方面有开创之功。

（一）词语意义一以贯之的确认

先秦名物解读确实可以从语用学角度切入，逐步建立起凡例系列和体系，这要从个案的处理开始。汤炳正指出：“古人对某一物的品种之大者，往往加‘马’‘牛’‘王’‘胡’等于名词之前以示区别。”^[26]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梳理，至少可以建立起四个系列的名物凡例。前边提到的王雎，属于其中“王”字系列。《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称“割鸡焉用牛刀”^[22]，通常把牛刀释为宰牛所用的刀，从生活实际情况考察，宰牛和杀鸡所用的刀不存在明显的区

别,二者可以通用。孔子所说的牛刀,指的应是大刀。再如,齐国首都南边的山称为牛山,当是由山体巨大而得名。至于后代把体量大的蛙称为牛蛙,亦属于用“牛”字表示大的名物系列。

名物凡例的发现基于反复出现的同类词语。对这类词语进行辨析梳理,就有可能形成凡例系列。如“利涉大川”“用涉大川”这类话语在《周易》本经中出现八次,通常都释为利于涉险克难的阳刚之行,把大川视为艰难险阻的象征。从《周易》本经所用名物往往取自指称对象硬度的实际情况考察,大川是作为柔弱的象征出现。如此一来,反复出现的八个句子,就构成一个以水象征阴柔的系列。如果再与《老子》等文献的水意象相勾连,这个名物系列的链条长度会继续延伸。《山海经》多次出现文字构形从鬼的山,属于同类词语,有魄山、大魄之山、魄山等,出现在六个条目之中。这六个条目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矿藏。古代先民认为人死成为鬼,土葬之后埋在地下。由此而来,就把鬼字与地下矿藏相勾连。《庄子·徐无鬼》篇称:“黄帝将见大魄乎具茨之山。”^[8]这里的大魄是虚拟的人名,取其深藏不露之义,与《山海经》上述山名的含义相通。

(二)词语特殊义项的系统归类

名物凡例系列和体系的构建,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对名物所用词语的准确把握,以此作为所构建凡例系列和体系具有科学性的保障。先秦名物出现的词语,有的不是取其常见义、普通用法,而是取其特殊义项,这就需要从词语特殊用法方面进行开掘,带有姑字的名物就属于这种类型。姑字的常见意义是用于表示具有亲缘关系的长辈女性,它的这种含义为人们所熟知。可是,按照这种含义去审视含有姑字的名物,无法构成凡例系列。姑字还有一种特殊用法,指的是洁净,它的这种特殊义项往往被忽略。《国语·周语下》提到作为音乐六律之一的姑洗,韦昭注:“姑,洁也。洗,涤也。”^[27]这是把姑字释为洁净。《逸周书·周祝解》反复把姑和恶作为反义词加以运用,姑指洁净,恶指污秽。《山海经》出现一系列带有姑字的山名,这些山都以洁净为特色。《北次二经》的姑灌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是一座由雪笼罩的洁净之山。《东次二经》有姑射之山、北姑射之山、南姑射之山、姑逢之山,它们都是无草木的秃山,显得光洁,给人以纯净之感。《东次一经》的姑儿之山有草木,“姑儿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鱣鱼”^{[15]123}。鱣鱼又称黄颊鱼,喜欢独自出游,乃是清高之鱼。由此推测,姑儿之山指洁净

之山,姑儿之水指洁净的水道,而洁身自好的清高之鱼就是出自那里。《中次七经》的姑瑶之山是天帝之女的墓地。帝女死后化为菖草。菖草指香草,先民观念中芳香与洁净相通,姑瑶之山也是洁净之山。《庄子·逍遥游》中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冰清玉洁,不食人间烟火,藐姑射之山当然是纤尘不染的洁净之山。由此看来,先秦带有姑字的有些名物往往有洁净的属性,这类名物可以构成一个系列,而且链条长度较长。

构建先秦名物凡例的系列和体系,语用学是切实可用的方法,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也会遇到一系列障碍,超越所遇到的障碍带有挑战性。但是,如果回避障碍,名物的凡例系列和体系就不可能完整、严密。名物解读能建构起凡例的系列和体系,是学术格局基本形成的标志之一,也是具有广阔学术空间可供拓展的领域。

结语

先秦名物解读,对于中华古典文明具有追本溯源的性质,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基础性工作。先秦名物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根须和基因,对于它的科学解读类似于采矿冶炼,又类似于医学上的解剖学、生物学的细胞分子学,需要向深度开掘。对于名物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先秦名物是丰富的文化宝藏,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如:名物中的通语与方言,先秦诸子著作名物运用所体现的学派特点,以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涉名物的异同等。先秦名物解读是一门综合性的学术,它不应该只是训诂学的分支,而应该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平台。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 朱彬.礼记训纂[M].饶钦农,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732.
- [3]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1.
- [4]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46.
-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68.
- [6]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7] 朱熹.周易本义[M].廖名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 [8]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 [9]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475.
- [10] 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倪康梁,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14.

- [11] 李炳海.周易古经注解考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36.
- [12]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1219.
- [13] 张华.博物志[M]//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86.
- [14] 王先谦.合校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60.
- [15]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
- [16] 俞樾,等.古书疑义举例五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5:280.
- [17] 郝懿行.尔雅义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75.
- [18] 黄怀信,张懋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72.
- [19]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93-694.
- [20] 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2.
- [21]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01.
- [2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87.
- [23]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6.
- [24]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11.
- [2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22.
- [26] 汤炳正.屈赋新探[M].济南:齐鲁书社,1984:252.
- [27] 国语[M].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34.

Analysis of the Rich Connotations and Dialectical Nature of Pre-Qin Objects and Terms

Li Binghai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Pre-Qin names and objects requires not only understanding their referents but also revealing the basis for their generation.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literal meaning of names and objects, we should uncover the hidden connotations of symbolic expression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ensory experiences of ancient people, especially names and objects related to tactile sensations. Pre-Qin names and objects involv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ality and emptiness,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which need to be properly handled with dialectical thinking. Some interpretations of names and objects can be pursued based on reality, some need to move from reality to emptiness, and others need to return from emptiness to reality. In-depth analysis is required for cases of “different objects with the same name” and “the same object with different nam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Pre-Qin names and objects requires a diachronic and dynamic grasp: it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macro-leve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uman senses and historical periods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time periods during which the fixed connotations of specific names and objects were formed at the micro-level,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ual attributes of stability and variation in the connotations of names and objects. Pragmatic methods can be used to construct a series and system of general rules for names and objects.

Key words: Pre-Qin names and objects; generative basis; multiple meanings; dialectical analysis; construction of general rules

责任编辑:知然